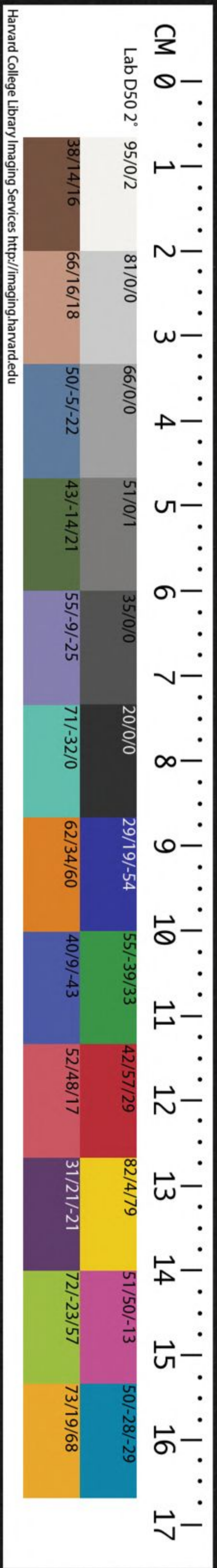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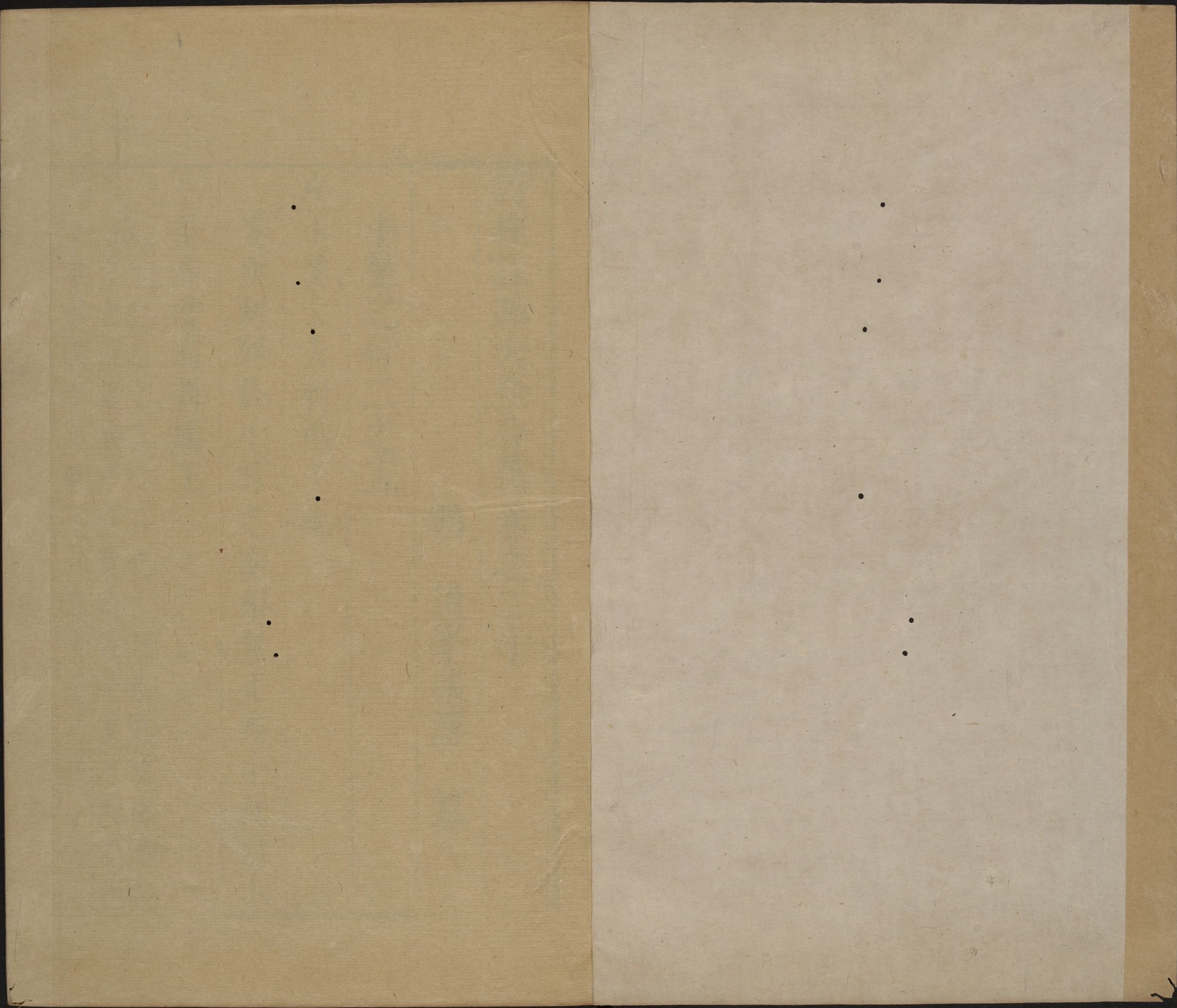
B

T434/1334(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詩經注疏大全全合纂卷之二十

明 俊學張溥 纂

小曼之什二之五

序小段大夫制幽下也

箋所制列於十月之交而無正為小段曰小
曼亦當為制屬工

疏 十月之交大夫制幽下也
序小段大夫制幽下也
箋所制列於十月之交而無正為小段曰小
曼亦當為制屬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明後學張溥纂

小旻之什二之五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

旻亦當為刺厲王。

疏

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

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

折中言旻天之疾威。遍布于下土。故下土之人謀猶邪辟而無所底止也。夫人之謀固多不臧。亦有臧者。乃臧者不從。而不臧者反用焉。我從旁觀之。蓋愈謀而國愈病矣。

此校為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適。何日斯沮。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卬。

傳敷布也。回邪適辟沮壞也。卬病也。

箋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

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猶道沮止也今

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

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臧善也謀之善者

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甚病天下。

釋文 適音聿韓詩作孰義同

疏 鄭為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為休止故易傳也

說文云天入合一之說 悛止也 猶與敵同

集傳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適辟

沮止臧善覆反卬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

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

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見君臣隱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

豐城朱氏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

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傳：滄滄，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其上。

折中言小人羣謀以類相從，其渝然和者，黨同而無公是也。其訛然詆者，伐異而無公非也。志卑識鄙，亦可哀矣。惟其無是非而有同異，故謀之是者與己不同，而違焉。謀之非者與己不異，則俱依焉。我從

旁觀之，其謀不知何所至也。

箋：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于，往底。至

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

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

至於亂。

釋文

訛音紫，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尺證反，一本作稱乎。

疏

毛以為。疏。上。又訛訛，然競營私利，不思

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謀之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

所至乎。鄭以厲王時為異。釋訓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右閭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滄滄為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

集傳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

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

所定乎。

前漢劉向曰：言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

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正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

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傳猶，道也。集，就也。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

之道也。

筮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

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事者

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
 辰謀事者衆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
 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
 讓過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
 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釋文

繇音胃適音的當丁浪反

疏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
 深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
 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
 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

訥訥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
 執其咎責乎似欲行之人非於道止而但坐
 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易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
 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龜靈也此言
 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
 也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
 不必吉凶不必凶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
 俗本有言字愆也兆者龜之豐圻繇者卜之
 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
 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
 子駟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
 卿射注云矢幹長二尺與跬相應則
 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集傳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

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王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

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者。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非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潰，遂也。

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

折中謀之所以回適者，由爲謀之人不考古人之成法，以爲程式，不揆天下之大勢，計其經常。上之人惟淺近之言是聽，下之人惟淺近之言是爭，是以謀夫愈多而愈不集也。

者言見動輒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疏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輒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

集傳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決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訓，此訓道而徽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道。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

折中言謀猶如此，是在位者無可與言矣。然國子天地必有與立，今雖播遷而有聖者。

焉。不盡否也。天生蒸民。必有恒性。今雖凋敝。而有哲謀者焉。有肅又者焉。是在下者。未嘗無善人。也。但當此是。天疾威。小人盈庭之日。將挺身而與爭。則必至得禍。而其人敗矣。將隨聲而附和。則喪其守。而其人愈敗矣。如彼泉流淪胥。而不可止也。君子欲保全善類。故勸其無淪胥。以敗而思所以自處也。

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

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

者。

箋靡無止禮。臚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

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

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

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書曰。睿作聖。

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

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淪率也。王之

為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為惡。

以自濁敗。

釋文

否方九反。徐音鄙。臚。主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臚。

猶無幾何。

疏

毛以為告幽王。今日氏下之國。雖為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

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壅則濁也，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也。鄭以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為小也。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未必即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為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以勸工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為不聖而賢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無言，為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臚音摸為法，王肅讀為臚，喜吳反，臚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手意如何，今同之鄭說。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為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

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又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眾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箋引書皆洪範文，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慮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又是也。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為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睿，此則用優劣為差等，故聖哲為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又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然獻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又，是臣事也。鄭云：政所致，是以

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也。此并或否為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為一故也。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為義。故不須言清濁。

集傳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臚大也多也。艾與义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蕭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

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蕭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

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恐墜也。恐陷也。

折中此言君子自處之道也。不敢暴虎。不與爭而攫其怒也。不敢馮河。不附和而蹈其波也。既不激而不隨。惟有守道。以俟時耳。事無兩可。必有是。既知其不必更知其他矣。然當此天人交病之日。雖守道宜易。言哉。必戰戒懼。兢兢。慎持。苟非道者。斷不敢近。如臨深淵。惟恐陷而溺。

也即是道者亦必謹而行之如履薄冰惟恐肆而躓也易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言涉亂世之末流如需于泥敬而慎之斯不淪胥以敗矣

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疏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國正故不敬則危

集傳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

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

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

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

折中旻憂世也觀陰陽否泰之數君子小人常並生者也取舍有定則君子在上是非不明則君子在下君子既存存矣而猶挾其是非以與在位之小人爭必不勝也有淪胥以敗耳故有心斯世者不敢輕為犯患之事而守道以全身其全身也非為身也自全其身共相警言戒以全善類之身則否之碩果不食即泰之拔茅彙征全其身正所以全天下也臨深履薄豈徒然哉然此亦視其時與位也小旻之詩人則曰我視謀猶再則曰我視謀猶是乃局外旁觀之故

可守道以俟時若已
親與其謀在發言
盈庭之列自當身
執其咎而猶欲畏慎
以免禍則又非君子
之道矣世與人家國
而緘默自全者無
以是為口定可也

李安溪此孝子戒勉
其兄弟也鳩生九子
以為兄弟之喻鳩飛
辰天喻人能自奮也
故思念父母其心憂
耿耿于明發守身
之志決矣

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其大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箋亦當為刺厲王

疏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

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

朱子辨說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

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鶉鶉翰高戾至也行小

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

明發發夕至明

釋文鶉音骨鶉字林作鶉云骨鶉小

疏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

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

才智褊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

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從夕至明開發以

也。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集傳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陸氏曰：似鷓鳩。項有繡文。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

傳：齊，正克勝也。醉而日富矣。又，復也。

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

以勝童昏無知之人，彼酒一醉，自謂日益富。

夸淫自恣，以財驕人。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

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折中此因懷父母而念戒兄弟也。言人能整肅于外，肅思于內，則德性堅定。雖飲酒而溫恭以勝，之不為酒困也。彼昏然不知者，內既不聖，又加之以醉，而日甚，則外益不齊而德喪矣。故願兄弟之戒之也。各敬爾儀，齊于外以養其中也。故聖通性定而命立，不然則福去矣。生天命不可以又邀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于是有動作威儀之節，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何義門。惡者酒者。以頤養也。畏天命者。子之翼也。

何義門。中原之菽。著其種也。螺贏之子。肖其類也。草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于父母。而不以善似之。可乎。此下章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也。此章與下章申有懷二人之意。

疏

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為

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

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于事父母云。柔色

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

集傳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

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

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

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

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

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

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負。持也。

箋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

勤於德者則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疏 既言天命將去，故告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王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菽者

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郭璞曰，蒲盧，卽細腰蜂也，俗呼爲蠚蠚，桑蟲，俗謂之桑蠶，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者，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樂記注云，以體口，嫗以氣，曰，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已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集傳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式，

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螾蛉有子，則螺贏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連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視變成已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

折中視彼春令飛鳴，勤勞如此，我與兄弟，豈可自暇逸乎。况我之日既萬矣，爾之月又征矣。逝者如斯，老將至矣，而德業不進，父母之生我何為乎。故願彼此奮勉，早作遲寐，窮日之力以敬身而教子，庶乎不辱所生也。

題彼春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毋忝爾所生。

傳題視也。春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

箋題之為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

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朔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

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

疏 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王言視彼春令之鳥尚則飛則鳴無有止息之時况

人之處世其可自舍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

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

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春令無肯止

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

父祖已傳已訓題為視此又言視睇者以

取之為節當取傍視為義曲禮汙浮覲睇盼

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棠

棣獨云離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

取為喻也以飛鳴為與者飛

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

集傳 興也。題視也。春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

而汝忝辱也。視彼春令則且飛而且鳴矣。

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

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

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

出卜自何能穀

傳 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為亂政而求

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率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

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釋文 填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

疏 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活。終不可得。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

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郭璞曰。俗呼青雀。青雀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

集傳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

青紫肉食。不食粟。填。與瘕同。病也。岸。亦獄也。

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

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

折中民貧易于為非。刑繁易于觸禁。則所以敬身而不辱。其親者宜更加謹矣。故握粟出卜。問何時而

能穀憂之甚也

則宜岸宜獄矣非所繫而繫言刑繁也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

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

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

其貧窶之甚

埤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

啄粟有鶯其羽者也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

粟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狂一作豺豺胡地犬也

野夫所以守故以獄為狂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

傳溫溫和柔貌恐墮也恐墮也

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集傳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

臨于谷恐墮也

慶源輔氏曰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溫柔

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

折中此詳言求穀之道也溫溫和柔以敬人也如集于木恐失禮而墮也惴惴小心以敬已也如臨于谷恐狗欲而陷溺也戰戰兢兢以敬事也如履薄冰恐履錯而顛躓也此各敬爾儀之寔功以此自勉則能穀矣以此教子則能似矣必如此而後無忝所生有懷二人不虛也何義門桑扈而啄粟疎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笑而惴惴笑而戰戰揚聲深也集木笑而臨谷臨谷笑而履冰危殆至也此其所以修身而庶幾不辱其親也此章

與上章申各敬爾儀之意

折中宛孝子繼志也。為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之心惟望子之保身。惟望子之免禍。兄弟皆親之子也。兄弟之子。親之子也。皆親之所懷也。今懷親則必懷親之所懷。故自敬其身。勸兄弟各敬其身。勸兄弟各教其子以敬身。家之人皆為善。以免禍。而後親心乃慰。有不謹則天命不又而忝所生矣。日夜戰兢。有以也。樂正子春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怠殆。正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孝矣。詩人其知之矣。

折中民皆有親。故莫不穀而我獨得罪于父母。是辜于天也。我何為而辜于天。寔不知我罪之所在。則雖憂而未如之何矣。蓋自怨己之有罪。而不知非自以為無罪。而怨父母也。

兢兢如履薄冰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漢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悽愴。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疏

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未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鸞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鸞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朱子辨說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曰耳。序又以。為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

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傳興也。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群

貌。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

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箋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

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穀養于曰雅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

子獨不然曰以憂也

釋文 鴛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有謂之雅鳥說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鴛

一名鴨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卑本亦作鴨同音匹又必移反雁力知反

疏 言樂乎彼鴛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

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

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此民鳥之不

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故號泣而訴云我有

何罪乎上天致此冤枉我罪維如何乎欲天

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

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此鳥名鴛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劉孝標類菀鳥部立鴛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

無飛字。以鳥喻凡人，當又為興。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昇，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

集傳興也。弁，飛拊翼貌。鷖，孝鳥雅鳥也。小而多羣。

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斯。語詞也。提提，羣飛

安開之貌。殺善懼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

曰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鷖斯，則歸飛提提

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鷖斯之不如也。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

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

之之詞也。

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折中鞠塞也。路不行則草塞之矣。言父子相親之大倫。猶周道也。今遭譏問。則是周道不行。而茂草塞之矣。遭人倫之大變。是以心傷如擣。假寐永嘆。未老而用老。不病而如病也。

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傳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怨思也。擣心疾也。

箋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

釋文 擣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疢。徐又反。義同。疾。救親反。又作疹。同。脫本又作從。疏 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以踧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

折中作比也。

今日王政窮盡為褒姒矣。今王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故我心為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以物擣心。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集傳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惄思擣春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

踧踧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

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

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傳父之所樹也。尚不敢不恭敬。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辰時也。

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此言

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疏 傳父之所樹。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屬

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

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

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

折中作賦也

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

集傳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未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

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淠淠衆也。

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為王

折中言柳茂而蟬鳴焉。已獨失其庇蔭而哀號無所也。淵深而葦植焉。已獨離其故土而結根無地也。譬之舟隨水流。不知所至矣。蓋是時太子已奔申而王怒未息。故前猶假寐而今不遑焉。不知流離何所止也。

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遑。暇也。

釋文 苑音鬱。譬本亦作辟。

疏 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總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於時

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為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

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集傳 興也。苑。茂盛貌。蝻。蟬也。嘒嘒。聲也。漼。深

貌。漼漼。衆也。届。至。遑。暇也。苑。彼柳斯。則鳴

蝻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漼漼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

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傳 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

壞。癩也。謂傷病也。

雝。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

折中伎。在足而後也。言鹿奔而猶俟。戀其麋也。以人比愛其子也。雉朝而即雌。求其雌也。以人皆愛其妻也。而已獨隻身出奔。不敢顧其妻子。有如壞木不生枝葉。其情寔可哀矣。寧。無有知之者也。蓋猶望王之憐之也。

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一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寧猶曾也。

釋文 伎本亦作肢。其宐反。壞胡罪反。又如宗。說文作癩。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

回。癩胡罪反。木癩腫也。

疏 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

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待。皆互見也。言

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一羣。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釋木云。癩木符婁。某氏曰。詩云

譬彼癩木。疾用無枝。符婁。庭。偃。內。疾。癩。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庭。偃。癩。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為異也。

集傳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

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

足伎伎然。雉之朝雉。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

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

而人莫之知也。

折中作比也。

眉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未其雌物無不存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

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傳瑾路冢也隕隊也

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

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瑾

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斥幽王也秉

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此二人

釋文

先蘇薦反瑾音覲說文作瑾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毆起俱反又作驅

疏

瑾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瑾相望是也言此

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集傳興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墜也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

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

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

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

折中此所謂無所逃而待烹者小雅怨悱而不亂小弁有馬

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耜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傳伐本者耜其顛。析薪者隨其理。佗加也。

箋疇旅疇也。如疇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究

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

也。耜其顛者不欲妄踣之。地謂觀其理也。必

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

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

加我太子。

疏言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

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

謀慮之。伐木尚不欲妄踣之。析薪尚不欲妄

折之。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

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

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酬酢皆作

酬。此作疇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

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

折中此承上文言君子之所忍。忍者由信讒言而即行之也。君子之所以信讒者。由子心不和平。不舒緩而徐察之也。夫伐木者。子其將仆。尚不即斷。而用繩拖之。析薪者。子其將開。尚不用斧。而以手披之。蓋少緩須臾。則理解可得。而王不舒究。是以舍有罪而加無罪。耳。苟平心而徐察。讒言豈得行哉。蓋始終有望于王也。怨而不志慕。子之于親當如是也。

折中作賦也

是畏木倒而倚之。明倚其巔矣。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地。明隨其理。地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作加。此作謂。作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作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作加也。

集傳賦而興也。醕飲也報惠和也愛舒緩和也究察也。倚倚繩拖之

也。以物倚其巔也。地手披之也隨其理也。作加也。言

王惟讒是聽。如受醕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

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

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

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

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

則興也。

臭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闕。遑恤我後。

傳浚深也。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

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

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

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者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折中此推諉之所由生也。言王之左右皆可畏之人也。其高者莫匪。皆能為險阻者也。其深者莫匪泉。皆能與波瀾者也。若輕于漏言。則四垣皆耳。变故叢生。不惟已罹其毒。并恐王亦受害。故願君子之戒之也。逝梁發箭。毀已成之功也。蓋太子之立。父笑。彼亦必有所知之人。彼亦必有所樹之黨。此則事關宗社。非為一己故。望勿墮之也。當此之時。一身不保。而猶望王之慎言。猶望王之遠慮。此則性情之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笑。故聖人有取焉。

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于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筭。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知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

不能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釋文

默本亦作嘿。閱音悅。容也。關鳥環反。本亦作變。璣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

疏

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

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牆者。王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為盜我母子之寵。

折中作比也。

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正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

集傳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

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

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

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旣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曰之逐，雖至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爲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者是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集傳：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

而宜曰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也，五十而慕。

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

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愬然無情也。愬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憯。昊天

已威。予慎無辜。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傳。憯。大也。威。畏。慎。誠也。

箋。悠悠。思也。憯。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

始者言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已。秦皆

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

罪而罪我。

釋文。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思。息嗣反。大音泰。本或作泰。

疏。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

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眾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及昊天乎！王甚傲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無大釋詁文，禮肉鬻亦謂之無。無敖釋言支，傳者以下言已威為甚可畏，而泰無言其大非類，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為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集傳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

泰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

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

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

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

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傳借數涵容也。遄疾沮止也。祉福也。

折中詩人受害而不知所由，故呼天而訴之也。

折中此言亂之所生，匪降自天也。人必先疑也，而後譖入之。故亂之初生，由于不信正人之端，已隱含于王心。故小人因而譖之，王遂信之而亂又生之。如君子聞譖人之言，怒而責之，聞譖人之言，止而拒之，則譖止而亂何由生哉。

箋借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君子斥在位者。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

疏 毛以為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

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君子以為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

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集傳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

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亦止也猶喜也。言亂之所

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

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

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

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

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

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

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

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

之。然後亂成。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

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盜。逃也。

餒。進也。

折中要言曰。盟。按春秋之世。人君有與其臣下盟者。觀周鄭之交。實則王之盟其臣。可類推也。止共。盡職也。言至不信。正人而屢與之盟。則正人自疑。而亂長矣。諛賊猶盜也。王信盜而愈疑正人。則亂暴矣。夫盜不可信。而王信之者。以盜言之。孔甘。豈諛人敢為大言。將建大

功是以亂幾愈進而
其寔不能盡職徒
為王之病而已矣

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

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邛病也。

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為王作病。

釋文

屢本又作婁。餒沈旋音談。徐音
鹽共音恭。本又作恭。本亦作供。

疏

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
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

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
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
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
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為讒佞者。

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為病

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

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諸侯

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

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

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

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

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

屬上為句。義亦通也。文十八年左傳曰。竊
賄為盜。則盜者竊也。之名。毛解名盜意也。風
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
箋解其言盜之意。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為
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
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
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
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

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

集傳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餒進。印病也。

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

用長矣。君子不能望音即韻注讒而信盜以

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

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

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

三山李氏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

西山真氏曰。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折中言天下之大功。惟君子能建之。天下之大謀。惟聖人能定之。諛人何人而敢為大言。彼之居心。我揣而知之矣。外以甘言欺王。寔欲于中取利。彼田犬意在獲

兔而已。非果有社稷
生民之至計也。

言終

卷二十一

四

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龜兔狡兔也

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讒
人之心故列道之耳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
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釋文

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
作謨按爾雅漠漠同訓謀莫協韻為勝

村本又作寸同七損反遇犬如字
世讀作愚非也馴音旬又音唇

疏

讒人為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
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

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
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
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
蒼頡解詁云龜大兔也大兔必狡獪又謂之
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
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
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兪乃走獸故
在他人之後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
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闕宮曰新廟奕奕
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
子監之乃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
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
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
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
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
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詩經

卷二十一 巧言

四

折中作賦而比也

集傳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龜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與他人有心勉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折中言諛人之不能職王亦宜知之焉諛人本無才加皆由王寵用之如荏染之柔木乃君子之所樹也彼其言之而往來行之為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為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為過君子之心能數之也果其數之則知蛇之大言不過自其口出寔未嘗行也未嘗行而敢言者彼有利口又有厚顏故巧言欺人覩不知恥耳王乃信之宜其亂如此悔也豈昊天為之哉

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蛇蛇淺意也

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慚於人

疏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

往來可行之言。君子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慚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

折中作比而賦也。

集傳：與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

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

且尫，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傳：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鼯瘍為微。腫足為

折中言此諗人何人哉。非有名望也。居河之麋，非有憑借也。無拳無勇，非有材武也。乃敢為大言以階亂者，不過無恥而欲獲利耳。其實不能獲也。試思爾之言既大矣，微而且尫，爾勇伊何，豈能勝此大任乎。且爾

之謀將多矣。居河之
康。尔徒幾何。豈能
辨此多多事。情見
勢屈。不惟無利。且
將獲罪。既害人而
又害己。何為此哉。

種

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言
勇力者。謂易誅除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
由之來也。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
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猶謀將
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太多。女所與居之眾。幾
何人。素能然乎。

釋文

康木又作湄。音眉。骭戶諫反。脚脛也。
湯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大音泰。

疏

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康際。既無拳力
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
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
腫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况復無之。而汝
敢為此惡。汝作為讒佞之謀。太多。汝所與聚
居之徒眾。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怪其言多且
巧。疑其眾教之也。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
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
姓名為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孫炎
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骭。脚脛也。瘍。瘡也。
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
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

集傳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

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

折中巧言刺諛人也。首
章疑亂之降自天也。
次章推亂之由于諛
也。三章刺諛人之欺罔
也。四章刺諛之貪鄙
也。五章開王心之悟。欲
其不信諛也。所以亂
也。六章覺諛人之迷
欲其不敢諛也。亦所
以止亂也。蓋小人不明于
是非而明于利害。忠
告而善道之。使知工
諛之無利而有害。則
諛人止而亂亦止矣。易
小畜之初爻曰。復自
道。畏小人而避之也。三
爻曰。夫妻反目。怨小
人而與爭也。五爻曰。有
孚。攸手如富。以其隣
化。小人使為我用也。
避之者。止于潔身。怨
爭者。適以賈禍。惟
化小人而用之。乃可以

易亂而為治此聖人
轉移天下之大權詩
人其知之矣

辭也。水草交謂之蘼。拳力階梯也。軒瘍為微。腫足為燠。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燠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犬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眾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集傳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讒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疏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

人之意。言已以為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諧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諧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似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何人斯。

得為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諱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朱子辨說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篋。譙周古史考云。古

有墳篋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是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三山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墳。仲氏吹篋。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傳云言也。

箋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

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
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不妄也。暴公譖已之

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
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為大

切。故言何人譖我者。是言誰曾生乎。乃暴公
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

疏。言彼何人乎。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
已。貌似不妄。故難知也。暴公譖我之時。汝
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來而
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動而不

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
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乃暴公之
所云爾。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
皆為維。鄭皆為是。則此亦當為異。以之梁
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
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
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
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
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
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已必矣。非難知也。

集傳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

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

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

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遁。然亦無忿對之辭。

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

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

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女始

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

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

鄒臣虎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二句。是詩脉。伯仲。堯虎如貫。是始者我可之事。為此禍而不入。見是今者云不我可之情。

疏 知已。被譖。而不信。疑其讒已。而內慚。

集傳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信弔失位也。

言二人同行。本亦相得。誰定先之。而為此禍乎。 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

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信

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

為可乎。

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信我乎。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

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

于人。不畏于天。

傳陳堂塗也。

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為。何故近

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

身乎。女今不入信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

折中逝梁猶曰他往。逝陳則是未窺伺也。梁在門外。陳在門內。

察之辭。

疏

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慚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慚愧。故不相弔唁。為不愧人。不畏天也。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集傳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

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

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

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柰何其譖我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

我梁。祇攪我心。

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箋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

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

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疏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折中言既不我門。不見其身。則從此不復逝梁可也。乃忽然而來。有如飄風。不南不北。又逝我梁。則是祇亂我心。使不得安也。胡為乎然哉。

集傳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

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

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盱。

箋。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

舍息乎。女當亟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

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

折中言尔逝梁而不入也。然我聞尔脂爾車矣。尔之徐行尚不暇息。尔之疾行豈暇脂車。非疾行而不入。見我必疑我之怨尔也。不知我不惟不怨且寔望尔。则尔自當一來云何。不來而使。我日望之也。

何病乎。

疏 毛於下章以祗為病言使我病則此盱亦為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

極其情以疑之。我正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間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

乎。汝又間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譜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

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鄭以盱為何人

病為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為來見蘇公。不得

為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

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已為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集傳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折中言我之望爾有故也爾既謂我又疑我之怨汝勢必又起波瀾故望爾之來也往不暇入來猶可入爾還而入彼此一見則知我心平易不汝怨也若還而不入彼此之情隔而不通則尔心之孔艱我不得而知之笑何不來而使我心安也

傳易說祗病也

箋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祗安也女行反入見

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

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

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釋文 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集傳賦也還反易說祗安也言爾之往也

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

折中言尔入而我心安者非為一身乃為國也夫我與尔同為王臣猶兄弟也兄弟和而後家成大臣和而後國定故願與尔同聲相應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以和之也况我與尔素日共事如繩連貫我之誠信尔寧不知如果不不知則出此三物以與尔盟可也蓋君子之心惟計國家之安危不計人之恩怨小人如改恩前非則君子不念舊惡此心天日可表也

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

傳土曰壎竹曰篪三物犬豕雞也民不相信

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箋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

和如壎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及與諒

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

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不我知且共出

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己又

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釋文

壎况袁反篪音池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

疏

既窮之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若實不諧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讒否有决令我

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士曰

壘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壘古今
字異耳注云壘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
云壘六孔釋樂云大壘謂之鼎音呼孫炎曰
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壘燒土為之大如鷲
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
樂文云大箎謂之沂李巡曰大箎其聲非一
也郭璞曰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
孔上出徑三分橫次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
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箎七孔蓋不數
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壘蘇成
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壘箎尚矣周幽
王時暴辛公善壘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為
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
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
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比窮極何人何人非
暴公也故鄭以為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

長幼之官如箎壘之相和與鄭同也 隱十
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
射穎考叔者豶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
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
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定
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
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
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
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
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
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
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
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
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
用一牲而已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
之所用總而言之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

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誛之，百人為卒，出一豶，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豶者，於時鄭伯使之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豶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菊，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豶，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在

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集傳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

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

稱鍾，六孔，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

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

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

刺其血以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箎，

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

折中言人之心不必盟而亦可信也。為鬼為蜮不見其形則心不可知矣。既有面目相見則是人也。以人視人既見其形則知其心豈其無窮而不可測哉。故爾雖謂我不怨也。作此好歌。窮爾反側之情。使知狐疑詭秘之無用。而歸于平坦正直。則其不報而國家永無事矣。

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諧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

傳蜮短狐也。覲姑也。反側不正直也。

箋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

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

與女相見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

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釋文 蜮音或沈又音域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覲土

典反。姑戶刮反。面醜也。

疏 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為鬼也為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

我為詛今女有覲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

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諧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

實也。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

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

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瘡如疥是也孫炎曰覷人面媯然說文云覷面見人媯面覷也然則覷與媯皆面見人之貌也

集傳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覷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覷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也。

側之心也

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一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

折中國家之患莫大乎小人疑君子之害已而譖之既譖之矣又疑君子之報復而防之為君子者又不能開誠布公以示其無他于是子傾軋之患數世不靖此固小人之奸陰亦君子有以激成之也若蘇公之于暴公既灼見其詭秘之狀矣而容之以大度孚之以誠心欲其釋疑解怨以共濟國事可謂得大臣之體矣故聖人有取焉

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也。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怨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

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釋文 巷伯官名也。官本將此注為序文者。

疏 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官下有

今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

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

折中萋斐而成錦者
集眾文以成章。以此小
人雜取眾事而羅織
文致之也。如是則可以
陷人于大罪。其所為
亦已甚矣。

言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
此官最近人主。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
號之。稱為巷伯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興者。喻

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

以成錦文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疏。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為文章之貌。萋與
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為文章相錯也。錦而

連貝。故知為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

蜺黃白文。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

餘蜺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鱉

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眾。古者貨貝

是也。餘蜺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

為文。又有柴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

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

九真交趾以為

杯盤寶物也。

小文各見曰。萋眾文交錯曰斐。

集傳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

文彩似錦。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

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

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卑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折中哆侈而成箕者。開狹踵為廣舌。以比小人。因其小事而簸揚張大之也。如此則其人欲辨而不能。其為譖亦已巧矣。

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

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

審矣。若其審者。宐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

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而

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

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

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

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

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

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
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

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

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釋文 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釐力之反寡

又音閑娠本或作况甫反踵足根也

疏 既言讒人集成已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

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以興讒
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兮其又構之更

增而其為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已避嫌
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悔也 哆者言

其寬大哆哆然故為大貌箕四星二為踵二

為舌踵對舌為狹其實踵已寬大故為哆兮

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

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

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為箕

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

故讒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
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
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
到戶說奸否難明是不審也

集傳比也 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

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

豐城朱氏曰。妻非以成其錦。喻讒入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講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箋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

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釋文 緝七立反。說文作聶。云爾語也。又子立反。翩字又作扁。

疏 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為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為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集傳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

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

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

往來傳播可謂妻。妻成錦也。

將以爾為不信矣。

華公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諂而巳。

捷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遷，去也。

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

則亦將復訕誹女。

疏

毛以為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

而更遷去也。

鄭以遷為訕，言王將

訕謗汝，以遷去為理不安，故易之。

集傳賦也。捷捷，便利貌儼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

上好諧則固將受女。然好諧不已，則遇諧之

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

告之詞。

慶源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諧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諧者。庶乎其如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

折中諧行而得意，則為驕人。被諧而得罪，則為勞人。驕人罪盈，乃好之而無恙。勞人

憫乃草而幽憂。惡不得禍而善不得福。天道不可知矣。故呼蒼天而訴之也。

勞人

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

箋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憂將妄得罪

也。

疏

言讒人謀能功密。為王信用。彼則驕逸也。我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

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

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集傳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之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傳投棄也。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

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疏

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于有北。太陰之鄉。使

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

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

集傳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東萊呂氏日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

折中寺人孟子痛其為寺人也。既被譖而受官刑，雖嫉譖人亦無及矣。故述其被譖之由而作為此詩，使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知譖人之可畏而預絕其策。變多侈之端，則謔言不興而禍可免矣。豈徒曰投譖人于有昊也哉。

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為此詩，欲使眾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言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釋文

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

疏

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此言凡百職恐偏及在位

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適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如故故丘李巡曰謂

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畝丘丘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擢之側

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宮文也彼注云寺人之

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主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即云

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集傳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

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孟子

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

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

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

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

句一章六句

集傳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

折中諛人可嫉人皆知之而聖人有取于巷伯者為其知止諛之道也天下無因而起之事萋菲成錦集眾事以為一然究有可集端也哆侈成箕指小事以成大大然究有可指之實也毛傳曰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實也避嫌不審皆由于不敬自謂大端已是而不謹于微自恃此心無他而不避其似小人執其微與似者以譖之則無以自解矣故自傷而作此詩欲君子敬而聽之正欲君子聽而敬之也聽而敬之謹小慎微別嫌明疑則諛言無由生矣故敬者

諛之道也馮水之思曰我友敬笑諛言其與此之謂也

伯長也王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久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其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安成劉氏曰三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閨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疏

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

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敎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即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

下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耳。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

將樂。女轉棄予。

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言朋友趨利窮

折中谷風山風也。山風頻來。惟雨隨之。雨能解風之暴。而布其澤。故風與雨常相須也。以興人與友久相處也。

達相棄。

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且

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

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朋友無大故。則不相

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釋文

女音汝。厄。本文作厄。

疏

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風而有雨。則潤

澤行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屨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

集傳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

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

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

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

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

折中風自上而下曰頽言谷風無雨則自上而下者惟頽風而已不能澤物也以興

將樂棄予如遺

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

相須而成

箋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已也如遺者如

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疏釋天云焚輪謂頽扶搖謂之焱李巡曰焚

風從下升上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風從

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頽者風從

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

人無朋友則不能成德也寘于懷者與之火而益親也棄如遺者棄之久而忘之也

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焱，不復為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集傳：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

傳：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

不死葉萎枝者。

折中久不雨則風亢故上而不下惟在山巔而已山高風烈不能澤物而反害之故草木不生以興反被其害也故君子我不止棄之而已且忘我恐懼相與之大德思我安樂以後之小怨勢必至如害而後已友道至此亦可

悲矣辨體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千古交道不終是此二語

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釋文：嵬，又作崔。

疏：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有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

以大義不虧，實小而無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為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

折中谷風友道衰也。夫貧賤患難之交。至富貴而多易之者。非盡人之無良。其勢然也。當其窮困。卑而無奢望。故人有所施。即感激以為大德。或直言以責之。順受而不敢怨也。及乎顯達。則氣傲而視物輕。向所謂大德。今以為泛常矣。彼故人者。猶挾其舊恩。而俯仰之觸忤之。故不能受而怨焉。德愈久而愈淡。怨日積而日深。山終隙末。職是故耳。故君子之于友。欲其不忘。富不忘貧。貴不忘賤。安不忘危。則大德常在。而小怨自釋矣。

夏萬物茂壯也。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平地沃衍之士。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為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風以四方為名。非以四時並稱。則夏之東風。猶為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為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集傳 折中釋義也 此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藍氏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序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箋 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傳興也。蓼蓼長大貌。

箋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

疏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維蒿。以興有形器方

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為恨。言可哀之又

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

集傳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華谷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

嚴粲始生為我。長大為蒿。我猶可食。蒿則無用。以比父母生子。以為美材。至長大而乃無用也。劬。勤也。自傷已非美材。不能養親。因追念父母之生已。勤勞倫至。而不食其報。可哀之甚也。

折中蒿猶有子蔚
乃無有更不如蒿矣
幼勞辛苦而已瘁則
勞而至于病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傳蔚牡菽也。

箋瘁病也。

疏 舍人口蔚一名牡菽某氏曰江河間曰菽
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
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

集傳比也蔚牡菽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

瘁病也

餅之罄矣維嚳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無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傳餅小而嚳大罄盡也鮮寡也

箋餅小而盡嚳大而盈言為嚳恥者刺王不

使富分貧眾恤寡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

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

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

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釋文

韓詩云。怙賴也。恃。恃負也。

疏

不使小餅先竭。今餅之既盡矣。而壘尚盈。滿是為酌。壘者之恥也。以與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為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况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釋器云。小壘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壘形似壺。大者

受一斛。是壘大如餅也。餅盡而壘盈。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眾不行。作詩之。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為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集傳比也。餅小壘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

憂靡無也。言餅資於壘。而壘資餅。猶父母

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壘之恥。猶父

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

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

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安成劉氏曰以銜比父母以壘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銜壘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銜喻周以壘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傳 鞠養腹厚也。

箋 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

折中長者調和其身體育者涵養其情性兒入則回頭之兒出則追隨復之父母出入則必懷抱其子也。

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之猶是也我

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疏 毛以為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

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鄭以腹為懷抱為異

集傳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

之也畜止養之也 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

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

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豐山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與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有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朱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已不隨。則同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水恣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

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慶源輔氏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穀養也。言民皆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

發然。寒且疾也。

釋文

飄本又作栗

折中烈。山峯高也。發風頻起也。言山者風之所從生也。人莫不生於父母。我獨何為而遭此害哉。

疏

孝子言已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

值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

勞苦而情以為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

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

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

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南山者

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則

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

之人故作者言已偏

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集傳典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

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

何為遭此害也哉

折中律與律同弗與

拂同言山者風之所

披拂也人莫不養其

父母我獨何為而不

能終哉

何義門上章與此章

末二句有自責之意

非徒遭亂自傷而已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箋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集傳典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

終也言終養也

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

何為而不得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末後

方及其所以不

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折中蓼莪。孝子思
養親也。父母尚存則
曠廢于今日。猶幸
來日之可繼。若父母
既沒則罔極之恩不
可得而報矣。極欲靜
而風不止。子欲養而
親不在。終天之痛何
時可已哉。
鄉媛魏司馬昭為監
軍。攻吳戰敗。昭問曰
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
馬王儀對曰。責之元
帥。昭怒曰。司馬欲委
罪于孤耶。遂斬之。儀
子褒痛父非命。隱
居教授。三徵之。辟皆不
就。廬其墓側。嘗至
墓所。拜跪悲號。每讀
詩至此。三復流涕。後昭
子奕篡位。褒終身
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
臣。

集傳。晉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
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
井。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
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
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
養。則其歡欣可知。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
而形於嘆詠者。如陟岵。鴉羽。皆是也。而蓼
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
止。何也。曰。陟岵。鴉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
詩。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
作是詩以告病焉。

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

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疏。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
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

王朝也。以此王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
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
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
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莊十
年。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
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

折中周之盛時諸侯大夫朝貢往來所至之處雍饒餘豐盛道路修整故君子願之以為安小人視之為榮今乃瞻言願之而潛焉出涕者周道猶是而周政之弊非復前時矣

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朱子辨說譚大夫未有考其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有饒簋殮有捩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願之。潛焉出涕。

傳興也。饒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也。捩長貌。

七所以載鼎食。棘赤心也。如砥貢賦平均也。

如矢賞罰不偏也。瞻反顧也。潛涕下貌。

箋殮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饗餼。

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

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此言古者天子之恩

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

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言。我也。此二事者

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

涕傷今不如古。

釋文 饒音蒙。捩音蚪。又其牛反。共音恭。本又作恭。瞻音卷。本又作眷。潛所姦反。說文

作潛云涕流

貌涕音體

疏

言有饜然滿者，簋中黍稷之殽也。有桴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殽，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興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上下相和，舉世安樂。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田此潛焉為之出涕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也。雜記云：七用桑，長三尺，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胙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謂出

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為喻。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殽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不備禮曰殽。對饗餼之大為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殽。大禮曰饗餼，是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殽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殽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殽三牢，饗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貝，史主書，皆有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殽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殽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殽少牢，饗餼大牢，此降

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為之宰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睠言顧之，傷其不見存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磬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此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此賞罰不偏也。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通。粲粲衣服，鞞鞞佩遂，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倣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也。今賦斂之偏亦由睠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

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

集傳興也。饜，滿簋貌。殮，熟食也。捄，曲貌。棘，七

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

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

民也。睠，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

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饜

簋殮，則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

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

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集解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正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玉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桃桃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傳空盡也。桃桃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

折中顧周道而出涕者傷履之者也。東方小大之國困于重斂杼柚其空矣。富室皆貧而葛屨可以履霜。貴族失位而公子至于徒行。往來者盡如是。故心病而涕出也。

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

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

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葛屨夏屨也。周

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履不

能順時。乃夏之草屨。今以履霜送轉餽。因見

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

得止。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

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

我心傷病也。

釋文

杆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柚音逐。本又作軸。佻，韓詩作嬾。嬾往來貌。並音挑。本

或作窕，非也。餽音運。

疏

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餽。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餽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世行聘也。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中庸曰：厚宮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以諸

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王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也。

集傳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

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杆，持緯者也。柚，

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

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

東方小大之國，杆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

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

我心憂而病也。

慶源輔氏曰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穫刈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

有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傳刈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載載乎意也。

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薪。不欲使

折中薪乾而後可烘。侵以寒泉則腐而不可爨矣。以民養而後可用。因以唐政則勞不能勝矣。契契寤嘆。哀東國之勞人而望其息也。徐光啓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勞也。不竭人力。不盡人財。皆息也。

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

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

不欲使周之賦歛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

則將困病。亦猶是也。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

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

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

事。

釋文

沈音軌。字又作晷。寤子鳩反。漬也。字又作浸。穫戶郭反。字則宜作木傍。憚丁佐

反徐又音但字亦作癩

疏毛以為有冽然寒氣之沆泉無得浸漬我

所獲之樵薪也以與暴虐者周室之幽王

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

薪以妄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以與今譚

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

勞苦之民人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

言薪畜是獲刈之薪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

當餽而掌之以為家用况譚大夫哀於我勞

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

以待國事鄭唯獲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

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

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七月

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為寒氣也說文冽寒貌

故字從冰釋水云沆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

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沆沆側出是側出曰

沆泉也獲落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

可作杯圈皮鞞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可

為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

其皮堅鞞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甌

帶其材可為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

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集傳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沆泉獲艾也契

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

折中言東人供億專主勞苦不得歸休而西人復出而徵求焉。職勞者葛屨履霜徵求者絮衣服已觸目而傷心矣。至于舟衾裘是貧者皆富也。私人試官是賤者皆貴也。蓋征斂之使出則正供之所入有數。官吏之侵漁無窮。舟人私人莫不富貴。百姓之凋敝可知矣。

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舟人

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傳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祭祭。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

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以下。

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如是而已。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非在朝之人也。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杖杜以勤歸是也。東人言主勞苦。則知西人為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章以下。

釋文。來音賚。楫又作楫。

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非在朝之人也。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杖杜以勤歸是也。東人言主勞苦。則知西人為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章以下。

公子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章以下。

公子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章以下。

不以其漿言政偏。鞞鞞佩璲以下言眾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
 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至為異。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為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穴氏掌攻螫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螫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上云西人，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變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此云私人

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集傳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

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祭祭，鮮盛貌。舟人，舟楫

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

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

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折中監視也。維天有漢視之有光。則挽天河以為酒。庶可以供西人之飲也。織女敏捷終日七襄。則請織女使為佩。庶可以滿西人之欲也。蓋無聊極思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

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鞞鞞玉貌。璲瑞也。漢

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跂隅貌。襄反也。

箋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鞞鞞然居其官

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

其素殮。監視也。喻王闔置官司而無督察之

實。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

因謂之七襄。

釋文

鞞胡犬反。字或作珣。闔音開。字亦作開。跂說文作岐。

疏

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令其醉酒者。或

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

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璲

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

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

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鞞鞞為玉貌。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

佩玉是也。釋訓云：皐皐鞞鞞，刺素餐也。某氏云：鞞鞞，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羽為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說文云：跂，頂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王、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為次。

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書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

集傳賦也。鞞鞞，長貌。璫，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

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

傳不能報成。皖明星貌。河鼓謂之牽

折中報名也。章幅也。凡織成幅者。皆有名目。故曰報章。言徵求供億之勞。天亦不能助也。織女有織名而已。未嘗成報章也。牽牛有成報名而已。不可服車箱也。東有啟明。不助東作。西有長庚。不助西成。有揀天畢。但布于星之行列而已。尚不若若揀棘。可以升肉也。則是東人之困。天亦無如何也。

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揀。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箋。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

之箱。啟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疏

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

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睨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啟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啟續乎。又有秣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一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為河鼓。亦名為牽牛。爾雅牽牛。河鼓一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為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

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為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為箱。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曰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上言秣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持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

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

集傳賦也。昫，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

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

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

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

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

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

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

折中祭器有畢，所以助載，與實者畢星似之，故名畢也。

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傳挹，斟也。翁，合也。

箋翁，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釋文

斗都口反沈作主，斲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斲。

疏

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

斟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補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翕言合者，以天星眾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鄭以為箕星踵狹

折中箕見于南斗常在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斗七星四星方象斗三星長似柄也

折中久困于箕斂斗量之苦故見其似者而即神傷焉愁怨之至矣

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集傳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

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

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

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

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

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

折中平王東遷之初。西
周之府藏皆失。東都
之百費繁興。不得不
有所取于諸侯。觀春
秋初年。天王來求車
求賻。求金者相屬也。
一國如此。四國可知矣。既
已多所徵求。而所遣之
使不恤民艱。且于中取
利。故西人皆富而東
人皆貧。觀詩中所詠
無以為生而疾視其
上。苟非文武之遺澤。猶
在不能以立國矣。夫國以
民為本。衣食器用其
末也。政以人為憲。法制
禁令皆文也。以衣食器
用之故。至於困民。又不
能用人。使借法令以營
私。所謂本實先撥者
也。

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
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

亂並興焉。

疏 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述毛於六月。祖
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

暑。行不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
也。先國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
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
使我不得脩守道。孫毓難之曰。凡從役。喻年

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
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
攝者脩之。未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
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
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
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
秋口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也。孫以為如
適之。徂皆訓為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非
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
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
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
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
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此言亦非毛肯。何
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
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案經及序。無陳古
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

月為周基。六月為尤盛。則秋日為當誰也。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此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為有漸。則幽王既此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為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秋日之寒。未如冬時。反言百卉俱凋。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狂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興之日月先

後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

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匪。非也。寧猶

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

我當此亂世乎。

疏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

折中此大夫行役而遭禍亂也。言四月初夏我已啓行。六月盛暑我猶徂往。煩憂酷熱。不勝其苦。故呼先祖而訴之。

表其極。言四月巳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
 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
 酷也。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
 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
 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火星中而暑退。
 暑盛而往矣。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
 取於往義也。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
 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
 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鄭以大
 夫巳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巳退之時。不
 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言往者因此往
 彼之辭。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漢書
 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
 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漸。
 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
 秋冬相繼也。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

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巳不自先後也。

集傳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

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

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
言非他人也

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離憂瘼病。適

之也。

折中。征行不已。時物通變。未幾而秋日淒涼。可以歸矣。乃亂離病民。如百卉之俱腓。則道路之梗塞。未知何所適。而可以歸也。

箋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

釋文

妻本亦作棲，七西反。非房非反。韓詩云變也。

疏

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也。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

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之類。非疊上交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

集傳興也。凄凄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凄凄則百卉具腓矣。亂

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東萊呂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

折中秋日不歸則至于冬矣。冬日栗烈又加之以飄風則更甚于秋日之凄涼。乃民皆入此室處。各善其生而我獨困于道路則不知何為而罹此也。

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

疏

土以寒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集傳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傳廢。伏也。

箋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今不得蕃茂。喻上

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

折中言前者百卉具。今則山有嘉卉。蓋自冬而春也。山尚有嘉卉。則朝宜有正人。乃在位者皆變而為殘忍。賊害不惟不援我。而反譏傷之。則不知是誰之過也。

者言大於惡。

釋文

蹂，廣雅云，履也。廢如字，一音發。伏時，世反。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

疏

說文云，伏，習也。恒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

集傳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公山有嘉

卉則維粟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

過哉。

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傳構，成曷，逮也。

箋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

刺諸侯並為惡。魯無一善構，猶合集也。曷之

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

可謂能善。

疏

毛以為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

惡。魯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為

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

折中以上兩章俱作賦也

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集傳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折中言不能歸則終于行矣。彼滔之江漢為南國之紀綱則我亦經營四方為諸侯之紀綱可也。為盡瘁以仕而王不我有則紀綱之功不成矣。

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此畿封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

釋文 瘁本又作萃

疏 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紀理眾川使不壅滯者謂眾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也。舉江漢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

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荆茅，實與諸姬相于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禹貢：唐虞之時，巴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爲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

集傳與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

折中言既不能歸，又不
可仕，則惟有去而已。願
亂離皆是也。殘賊
皆是也。天壤之大，無
可托足之所，必如鳥之
飛，天魚之潛淵，乃可也。
而我匪鶉，又匪鱣，
鱣則末如之何矣。

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

傳：鶉，鷓鴣也。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

箋：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鶉鳶之高飛，鯉鮪之

處淵，性自然也。非鶉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

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

走，亦畏亂政故。

釋文

鷩字，或作鷩鷩也。

疏

說文云鷩鷩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鷩也。鷩鷩之大者，又名鷩鷩。孟康漢書音義曰：鷩鷩大鷩也。說文又云：鷩鷩，鷩鷩也。鷩鷩皆殺害小鷩，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鷩鷩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鷩鷩也。河為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君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昔述毛說也。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為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集傳賦也。鷩鷩也。鷩鷩亦鷩鷩也。其飛上薄雲。

漢鱣鮪，大魚也。鷩鷩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與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與之辭，故不可謂之與。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卑雅曰：鷩鷩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為皂鷩。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傳杞，柯櫬也。桋，赤棟也。

箋此言草木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

折中言仕既不可逃，又不能則此身之存亡不可知矣。夫山尚有蕨薇，隰尚有杞桋，天地之恩，細草微木，皆荷生成，以興朝廷樹人，雖不材者亦當矜全之也。不得已而作歌以告哀，望王之哀之，而我猶可以生也。

也。告哀言勞病而慙之。

釋文

棧本亦作美音夷

疏

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舍人曰棧名赤棟也。某氏曰白色為棟

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郭璞曰

赤棟樹葉細而岐。鏡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

中。中為車網。白棟葉

員而岐。為木大也。

集傳興也。杞。枸櫞也。棧。赤棟也。樹葉細而岐

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輜。山則

有葳蕤。隰則有杞棧。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

而已。

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

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折中四月。告哀也。矣。行役。經時。閱歲。可謂久矣。自北而南。至于漢。可謂遠矣。既遭亂離。又遇殘賊。可謂窮矣。觀其欲歸不得。欲仕不可。欲逃不能。豈有忿激怨對之辭。乃不惟不怨而已。且盡瘁以供職。抒誠以告哀。雖流離放逐。而繫心王室。不忘欲返。此亦仁君子之用心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終

醫方類聚卷之二十終

本草綱目卷之六十五章四百十四終

本草綱目卷之六十五章四百十四終

本草綱目卷之六十五章四百十四終

本草綱目卷之六十五章四百十四終

本草綱目卷之六十五章四百十四終

各一

